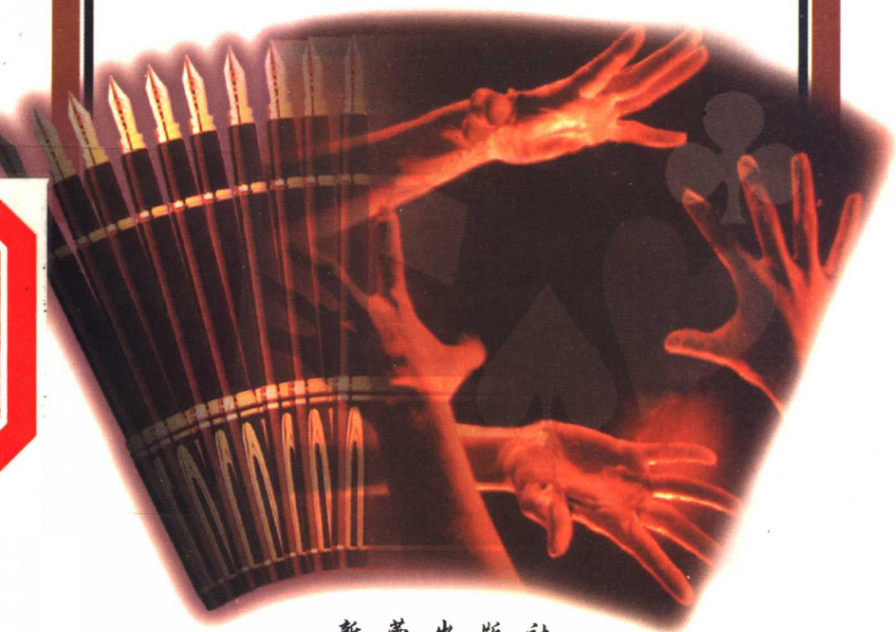


激情青春·当代作家致中学生丛书

出错的纸牌

徐小斌 著



新蕾出版社



ISBN 7-5307-2337-5



9 787530 723371 >

ISBN 7-5307-2337-5

I · 511 定价: 7.00 元

出错的纸牌

徐小斌 著

新蕾出版社

I267
0006

SCG45/0/

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错的纸牌/徐小斌著. —天津:新蕾出版社, 2000. 1

(激情青春·当代作家致中学生)

ISBN 7-5307-2337-5

I. 出…

II. 徐…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5759 号

出版发行: 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om

地 址: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300020)

电 话: 总编办 (022)27301675

发行部 (022)27221133 27221150

传 真: (022)2730167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50 × 1092 毫米 1/32

字 数: 70 千字

插 页: 2

印 张: 4.25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定 价: 7.00 元

自序

纸牌落地不悔,这道理每个孩子都懂。出错的纸牌让人想起错位的人生。去年“读书时间”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年活动,别出心裁地让每位作家佳宾说一个自己喜爱的词,我想来想去,好像只有“错位”。

回想起来,好像只有这个词与我的个体生命有着一种天然的维系:很小的时候,我便记住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骨子里稍稍有点重理轻文。那时,我每周都去北京天文馆看放映天象,想将来做一个天文学家,或者物理学家,甚至画家,想也没想过要当作家。然而就在我小学即将毕业的那年,文革开始了,学业中辍,上山下乡,一下子就耽误了十年,虽然在高考制度改革后考上了大学,但“学好数理化”怕是不可能了。后来却一不留神当了作家。——是为人生错位之一。

本来抱定独身主义,或者退后一步可以结婚但必须做“DINK”夫妻的,而孩子偏偏堂而皇之地来了。有了孩子就别想喘气儿,一口气憋住了熬到现在上了初中三年级。展望未来任重道远遥遥无期,一句话,有了孩子就算是判了无期徒刑,你已经永远不再是你自己!——是为人生错位之二。



既然是作家,总希望能够名正言顺,名实相符,可偏偏北京市前几年就取消了专业作家,只好充数于教师队伍在前,混迹于影视行业在后,永远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享受一份工作环境中的尴尬,以至现在老大一把年纪,对正高职称仍然不敢问津,……为的是保住那一点点可怜的业余爱好——小说创作。——是为人生错位之三。

……人生错位,比比皆是。梦想与现实,理智与情感,朝露与夕阳,黑夜与白昼,本来就是两回事。但是错位的人生可以一样美丽:做个对得起读者的作家;做个淘气孩子的母亲,当个有距离之美的局外人,又有何不好?有何不美?有何不完美?

人生错位,就像出错的纸牌,既然错了,索性就将错就错地错下去,或许能有不错的结果,这大概是因为人生本无完美,刻意制造完美必然失败,而自然产生的一切才真正美丽——包括错位。

目 录

自序	1
我们的红领巾合唱团	3
我的兵团生涯	9
第一次出远门:行程三千六百里—第一战役: 水里捞麦子—青山之行—女生排众生相—军 事演习—秃子队—两次住院—遥远的北河套 —地头批判会—鬼故事—大喇叭挨耳光—挽 救“失足青年”—南京之歌—传达“九一三事 件”中央文件—场院上—父亲来接我回家	
往事琐忆	42
吃—穿—玩—佛事—女红	
宝宝与贝贝	67
黑珍珠及其他	72
我爱足球	83
与“东方时空”一起看世界杯决赛	88
球迷 ABC	91
球迷与球星—球迷与教练—球迷与俱乐部	



邂逅迟尚斌	96
有感于中国没有球星	101
孩子的眼睛	103
不务正业与人生瞬间	105
海边的女孩	110
海滩上的小房子	113
上帝最后的泥巴	116
天知我有 地知我无	119
无法倾诉	123
水落石出	125
布拉格——那一块雨中的墓碑	128



去黑龙江的时候，正当十六岁的“花季”。

在照片中我看到自己当年的尊容：松松垮垮的一身蓝制服，短辫子，白边“懒汉鞋”，当然，胸前还有一枚像章。

我们的红领巾合唱团

我上的那所小学叫做青塔院小学。名不见经传，却有几项活动始终是在海淀区拔头筹的。其中之一，便是由我校红领巾合唱团参加的每年一度的“红五月歌咏比赛”。

还没上学的时候，便晓得两个姐姐都是合唱团的主力。看到她们的演出，我心里总是痒痒的。又佩服，又有些不服气。总算盼到了九周岁，戴上了红领巾，有资格考合唱团了。那一天，高年级的音乐教室里摩肩接踵，挤满了学生。合唱团负责老师在前面弹琴，考生们一个个地上去唱。轮到我了，我忽然发现教室里和窗外的人似乎陡然增加了一倍，人头攒动，还夹杂着女孩子们的尖嗓门儿：“快看快看，是徐小冬的妹妹！……”我的脸通红了。二姐是红领巾合唱团的领唱，站在台上好神气的——我自然不能给她丢脸。于是振作精神，唱了一支《我们的田野》。现在三十岁以上的人大都记得这首歌。不知为什么，我始终觉得这歌有它特别动人之处：“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第一段还没唱完，李老师就微笑着向我点一下头，同时打了个停止的手势——真没想



到这么轻易就被录取了。我的心这才扑通扑通跳起来,背起书包撒丫子便往外跑,同时听见背后李老师悦耳的声音:“记住下星期三参加活动!”

就这样,我正式加入了红领巾合唱团,每周活动两次。那是些多么有趣的日子啊!每次都要学习新歌,什么“八月桂花香,九月菊花黄,哥哥当红军,弟弟上学堂”啦,什么“一杆子红旗半天价飘,受苦人一心把革命闹”啦,什么“参加劳动过星期,我在队上放小驴儿”啦……俗话说,儿时所学终身难忘,的确是。现在,我还能把那时学的歌一字不落地唱下来。



转眼到了四年级,姐姐她们那届学生毕业了。我担任了少先队大队学习委员,工作学习很忙。尽管如此,合唱团的活动却是一次也没落过。记得四年级第二学期的一天,李老师把我们年级和五年级的四个女同学叫到办公室,笑眯眯地请我们每人唱一遍《唱支山歌给党听》——那时,正是举国上下学雷锋的高潮时期。我们不知老师用意何在,便都很认真地唱了,结果李老师把我和另一个叫李四雁的同学留了下来。她的神情变得严肃了:“毕业班的同学离校了,其中有我们合唱团的骨干力量。他们走了,我们的合唱团不能垮。今年的红五月歌咏比赛,我们要推出大型组歌《雷锋之歌》。初步打算,请你们两位同学担任领唱,就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和四雁对视了一下,一下子感到又兴奋又紧张。

自那以后,每天晚上李老师和刘老师都轮流带我和四雁在音乐教室练声。两位老师都是音乐学院毕业,要求十分严格,特别是刘老师,简直是一个音一个音地校正。那时,我才真正懂得唱歌竟然也很苦。

比赛的日子一天天迫近了。彩排的那一天,我们合唱团全体同学早早就上了车。女同学白衬衫花裙子,男同学白衬衫蓝裤子。一色的红绸领巾像火苗儿似的在胸前飞舞。我站在第一排正中间,唱高音部。从我左边开始全是低音部。刘老师担任指挥。唱到雷锋童年那一段的时候,我看到刘老师那“满脸旧社会”的样子,忍不住想笑。虽没笑出声来,但眼睛里恐怕是笑盈盈的,因为我看到刘老师好像怒视了我一眼。

接着,八一学校上场了。女同学一律是白衬衫,金黄的绸裙,金黄的蝴蝶结,金花银蕊一般光彩照人,更衬托出红领巾的鲜明夺目,从气势上便压倒了我们,把我们都看傻了。

“人家八一学校是高干子弟集中的住宿学校,有钱,咱们怎么比得了?!”回来的路上,五年级一个男同学小声嘟囔。

“这是没出息的话!”刘老师狠狠瞪了那男孩一眼,“我们是唱歌比赛,又不是时装表演!”

“不过,在服装上整齐划一,也是重要的印象分呀!”李老师沉思地说,“还有几天呢,我们再想想办法!”

“还有,个别同学唱歌一点儿不投入,不带着感情怎么唱好!”

我当然明白刘老师这是指的谁,立即把头低下去,脸上火辣辣地烧起来。当天晚上,我便借来《雷锋的故事》,细细地读了雷锋苦难的童年,又把歌词在心里默唱了两遍,总算找到了一点“感觉”。两位老师又找到我反复叮咛了一番,让我千万克服爱笑的毛病。



刘老师还提醒我,如果我临场感情进不去,就想想自己的什么伤心事。我辗转反侧了一夜,觉得自己的伤心事很多,可就是一件也想不起。

三天之后,正式比赛开始。头一件糟糕的事:李四雁因病无法参加比赛!李老师的脸一下子涨得绯红,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低音部没有了,你只领唱你的高音部,唱片里也是这样的,问题不大,不影响大局,关键是你千万不要紧张,要沉得住气!”天哪,我怎么能不紧张?!可我感到她比我还紧张,拉着我的那只手沁出了冷汗,又湿又凉。

快轮到我们的了。两位老师忽然变魔术似的拿出了两捆一色的红裙子,让我们在后台赶紧穿上。这种石榴红色非常好看,可拿在手里才发现,原来这裙子竟是红色皱纹纸做的!“同学们,这是咱们高年级全体老师在这两天之内赶做的,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后面要用别针别上,大家互相帮助一下。”刘老师说完后把我拉过去,亲手为我把这纸裙子用别针别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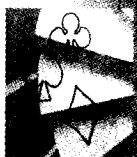
大家觉得十分新鲜有趣,都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很快“穿上了”裙子。别说,这裙子远看一点儿也看不出是纸做的,在灯光下,那红色皱纹纸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效果,既鲜丽,又挺括,像一片半透明的红云彩。真不知是哪位聪明的老师想出的招儿。

比赛地点是在中关村礼堂。大约都是彩排那天得到的启示,各合唱团这次特别注意衣着。遥遥望去,女生们五彩缤纷的花裙子,似乎构成了一个个花圃的图案,而黑发上系着的蝴蝶结,就像花圃上飞舞的蜂蝶。最前面的一排坐着评委,我们的李老师也是评委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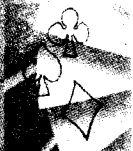
这次，八一学校、实验二小等强队都排在我们前面。八一学校又换了一色的绿裙子，很像一排排生气勃勃的小松树。比彩排时显得更活泼更有朝气，也更具有一种整体的美。可惜，领唱的那个男孩子大概因为过度紧张没有唱好，乐队也出了点小毛病，看来夺魁是无望了。可谁知半路上又杀出一匹“黑马”：中关村小学的一个独唱，忽然大放异彩！

那是一个穿浅蓝色裙子的小姑娘，个子不高，却十分活泼可爱。上次彩排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她的老师正拉着手风琴帮她练声：咪—吗—咪—。她的音色醇美清越，选的歌也十分适合于她：“参加劳动过星期呀，我在队上放小驴呀，小驴儿小驴儿驮着我，嚼个儿嚼个儿走得急……我把小驴儿赶一鞭儿呀儿哟，小驴儿生了我的气呀儿哟，连踢带蹦撅后蹄呀，摔了我个嘴啃泥儿！……”连唱带舞，表演十分自如，天衣无缝。现在回想起来，她当算做中国早期的“流行歌星”了。当时大家着实被“震”了一下。看来我们不能有任何一点失误。我们只有唱好，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上台了。刘老师指挥，合唱团乐队伴奏。老师给我们的最后一句提示是：高度集中。幕布徐徐拉开，台下一片掌声——这掌声当然是为我们那别具一格的红裙子鼓的。掌声给了我们鼓励，我们把眼睛睁得大大地盯着刘老师的指挥棒。“雷锋的思想红光闪闪，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间，他鼓励我们要艰苦地劳动，他勉励我们立下宏伟志愿……”我们的歌声节奏鲜明，音色美，乐队也特别争气。两个声部配合得特别协调，简直是超水平的发挥。从第二主题开始，五年级一个女同学朗诵“水有源，树有根，吃水不忘打井人



……”之后，刘老师指挥棒一点，我开始领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我的歌声在大礼堂里回荡，奇怪的是我一点不觉得是自己的声音，仿佛是另一个人在唱。大约是紧张过了头，出现了幻觉。不过幻觉很快就被热烈的掌声打破了，我这才恢复了一点自信。唱到“夺过鞭子，揍敌人”时，我已经完全投入了。啊，那真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当我们最后唱到“让大江南北，让五岭三山都开放雷锋式的花朵”时，全场沸腾了！无数的红领巾在掌声中飘动，我们的四部轮唱铿锵壮美如潮起潮落，台上台下交融成一片壮观的景象——比赛结果，我们获得了海淀区第一名！大家欢腾雀跃，李老师流着眼泪紧紧拥抱了我，刘老师也是热泪盈眶。



就这样，海淀区第一名的桂冠在我们手中保持下来。直到1966年，我们正当小学毕业之际，“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突然发表，紧接着，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开始。我们这些小学毕业生被告知“停课闹革命”，不久，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停滞，我们的红领巾合唱团也就这样解散了。

近三十年过去了。

时间把历史变成了童话。

可是，每当想到童年，想到我们的红领巾时代，就会记起那一段愉快而有意义的生活，记起我们的红领巾合唱团。

我的兵团生涯

从来没人把我划入知青作家的行列。有时候谈起来,对方便无一例外地怀疑着:你也去过兵团?我说岂止去过,我是真正的最低层,干最苦的差事。对方依然满脸疑惑。

后来我才知道,这疑惑并不因为我显得多么年轻,而是我身上缺乏某种痕迹,某种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知青痕迹。这种缺乏大概是因为我当时的不投入。或者说,是与生活本身的一种距离感,这距离感来自我的性格——我似乎从小就是个很自闭的孩子。

所以当我看到大腕儿作家们所描写的兵团生活,总有些茫然:难道这就是我曾经历的一切?又有几分羡慕:原来那时还有那么美好的爱情,为什么独我得不到上帝的宠爱呢?

几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该算做上帝的宠儿还是弃儿。我只是向前走着。我努力去享受生命而不去思索终极意义。

第一次出远门:行程三千六百里

去黑龙江的时候,正当十六岁的“花季”。

